四庫全書

史部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八

宋 呂中 撰

哲宗皇帝

元祐九年 紹聖五年 元符三年

即帝位 太皇太后同聽政

元豐八年三月上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政上甫十歲臨

朝莊嚴

廢罷新法等事皆從中出

元豐八年三月罷京邏卒罷開河役夫罷造軍器工匠

四月罷戶馬寛保馬限罷成都府利禄買馬罷在京東

西泗州物貨場罷市易抵當汴河隄河岸司地課放市

易常平免役息錢罷賃地出限罰錢罷免行錢罷提舉

保甲錢罷錢粮提舉保甲官罷方田罷鄜延團將罷增置

鑄錢十四監十二月罷後苑作坊院

初詔司馬光呂公著於外未至遣中使迎勞太皇后手

書問以今日設施所當先光未及條上已有旨散遣脩京城夫役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罷等事皆從中出大臣不與

母后臨朝三代之所未有高曹向孟之賢亦漢唐之所無也而宣仁聖烈皇后又母后之聖者與太任太姒匹休矣人皆謂新法之改出於司馬入相之時而不知公之未至也凡廢罷等事皆從中出非章惇蔡確之所抑亦非有待於司馬光吕公著之所教也

罷置等法

元豐八年司馬光言新法之弊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不可從三年無改父之說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當今之急務釐革之所當先也

元祐元年立三司同取旨法立戶部總財用法罷提舉常平官復差役禁科舉用字說置春秋博士八月復常平法罷青苗錢

初進說者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捐其甚者光乃

毅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
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救溺也況太
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或曰元豐舊臣有以
父子之議間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
曰天若祚宋必無是矣
變熙寧之法者改神宗本年之悔太皇初年之盛心
天下人心之公論也司馬光謂先帝之法善者雖百
世不可改者若安石惠卿之所建非先帝意也改之

當如救焚拯溺也此正孔子三年無改於道之意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則他日章惇之徒必以子不可改父之說進者此紹述之論所由起也當時呂公著之言曰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福建江寧等路配買茶鹽俱非朝廷本意一切罷去則是當變之法皆出於神宗末年之意推此意而行之則無紹述之患矣呂公著又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百姓自免抑

勒之患充役之法少取寛剩之數則無下戶虛納之患保甲之法只此農隙教習則不至有妨農之患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此亦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無改者耳推此意而行之則無反覆之慮矣故曰熙寧之小人不可以盡去而熙豐之法則不可以盡變去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急而變熙豐之法則不容以太急青苗均輸所可罷而僱役之法未可以遽罷也保馬戶所可罷而保甲之法未可以遽罷也

新經字說可廢而取經義先論策之意不可廢也然司馬光之變法如救焚拯溺四患未除死不瞑目至於言朋黨之禍則曰天若祚宋必無是事此又司馬光至誠至公之心質之天地而無愧也後世聞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復差役法或又言不便

元祐元年復差役法惟衙門一役用坊場河渡錢依舊法募人不足計差蘇軾言免役差役各有利害免役先

帝本意使民戶專力於農決不可變光不悅軾曰日者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言之甚力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蘇軾范純仁馬默皆以復差役為不便蔡京知開封府即用五日限光曰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行乎臺諫累疏報罷安石罷相在金陵聞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役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

世率吳蜀之民以僱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荊公温公不用周知四方風俗故荊公主僱役然差僱二役輕重相等利害相半非關於民土地然也葢嘗推原二法之故矣夫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為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職當為之事無所憾也其所可草者衙前之重輕耳官物陷失勒之出官綱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茍以衙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於差之法矣至僱

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闔門安坐可以為生生之計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寛剩之過數耳實費之用所當出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茍以寛之數散而不斂下户免需則樂於僱之説矣因其利而去其害則二法皆可行也然士大夫進用於熈寧之時以僱為是進用於元祐之時以差為得公心不立隨聲是非可嘆也善乎邵氏之言曰蘇軾范純仁温公門下士以差役為未便章厚荆公門下士以僱役為未盡雖賢

否不同各不私其所主若蔡京則賢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信哉斯言

立科舉十法

元祐元年七月立十科舉法從光之請也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曰善聽訟獄盡公得實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曰明習法令能斷奏

獄
古人非無全才也然垂共工則不責以夔之樂稷知
播種則不任以契之教因所長而用之終其官而不
徙此堯舜三代所以代天工也後世不以科舉取人
始則一空言進之一旦命以獄訟已而畀以財賦已
而責以禮樂任將帥則欲其為衛霍典州郡則欲其
為龔黄一人之身無官不可也世豈有此人哉此司
馬光所以有十科取士之法也

立户部總財用法

元祐元年立戸部總財用法先言戸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佐左曹隷尚書右曹不隷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乞令尚書兼領之三月以李常為户書或疑常文士少吏幹光曰使此人掌財計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掊克之風庶幾稍息

以尚書兼領左右曹還國初三司之職也以李常為户部尚書此還國初用儒臣有才幹者掌邦計之法也蓋

自熈寧變法以來司農與三司變而為二司農之財多於三司之所蓄三司掌邦費司農掌聚歛遂使元豐官制之行分戶部為左右曹左曹即前日三司也右曹即前日司農也故温公謂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謂國家通融措置公共愛惜者乎故令尚書兼領而諸州錢穀隸提舉三司者亦具報申戶部則天下利權一矣安石之分為二者葢以司農儲非常之用崇觀亦分而為二者葢以右

曹奉君上之欲此溫公之慮也

置理訴所以通下情

元祐元年置理訴使熙寧得罪者自言

此固所以通下情伸寃枉也然熙寧以來所以得罪者不過言新法不便之人爾朝廷以詔一伸雪可也何必置理訴所哉置其自理訴所而元符間又有詳理訴局得罪凡八百人國家前日之屈固所以為今日之伸孰知今日之伸反所以為異日之屈者哉

復茶鹽法通商賑饑恤貧

元祐元年復茶鹽法許通商四月賑淮南饑賜上供米十萬石蠲旱傷租二年出禁錢賜貧民

此祖宗以仁立國之意暫息於熙寧而復續於元祐也使元豐紹聖相傳襲中間無元祐數年之澤則靖康豈至後日而始見哉

絶内降

元豐八年嚴内降復奏法王巖叟言杜絶内降不可不

防微太皇曰卿言極是然决不至有此

章獻治朝之時内降之法正於外朝之紀綱宣仁臨

朝之時内降之法正於内朝之紀綱不待正於外朝

故為天聖之大臣難為元祐之大臣易

回國論　疏陳十事

元豐八年詔公著侍讀達先帝意用之入見陳十事一

畏天二愛民三修身四講學五任賢六納諫七薄歛八

省刑九去奢十無逸

熙寧之臣以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民怨不足矜謂暴虐為無傷謂厚斂為有益謂多慾不足害治何等議論如此觀吕公著一疏十事所陳真可以回慶歷諸公之議論矣

求直言

元豐八年詔求直言從司馬光之所請也先是五月詔求言其中有曰若乃因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揺事機或迎合已行上則徼倖希進下則眩惑流俗則出罰之

行是亦不得已也光言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可以六事罪之矣是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乞改前詔乃下詔許中外實封言事

自安石排舊臣而舊臣不敢言逐臺諫而臺諫不敢言編管監門而小臣不敢言置京師邏卒而亡卒不敢言下情不通久矣司馬光入相之初以開言路為第一義固所以痛掃十餘年言路之荆棘所以為改新法之根本也使言新法之不便者出於天下之公而非出於一人

之私庶可以無後日之患故范純仁之言曰郡縣之弊守令知之言路之弊監司知之茶鹽利局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寄者知之軍政之弊樞密及將領者知之邊防之弊守邊者知之各使條陳某事利人可以興行某事勞擾可以簡省某事蠹害公私可以釐革蓋惟其能盡天下之情斯能變天下之法以當天下之心也

薦賢才

元豐八年吕公著曰必欲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為急於是薦孫固方正有學識范純仁勁挺有風力可充諫議大夫等官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摯性資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轍王巖叟並有才氣可充諫官言事御史又薦劉摯趙彦若傅堯俞范純仁唐淑問范祖禹六人或處臺諫或侍讀必有裨益

元豐之末上自朝廷之執政下至州縣之小吏非王吕之舊人則章惇之私臺也故司馬光吕公著之改

新法也既以開言路為先復以召正人為急葢正人既召則新法不患其不改吾觀元祐之人貶竄於元符紹聖以後禁固於崇觀之間而英風義氣至死不衰君子之澤未嘗斬皆元祐培植之功向使元豐之後即繼以紹聖則其不待靖康而後見也

三旨宰相

元豐八年五月王珪薨時號三旨宰相上殿云取聖旨既奏云領聖旨出外云得聖旨也

相重臣

元豐八年以蔡確韓縝為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温公居洛十五年田夫野老號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赴闕衛士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爭擁馬前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民遮道聚觀馬太皇聞之遣内侍勞公問政所貴乎大臣者非以其有過天下之才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變舊法之易者以其

虛名虛行足以取信於人司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為宰相也然安石權臣溫公君之重臣矣

侍大臣

元祐元年以司馬光為左僕射

仲淹之事所以行之而遽變者以章德象為相而仲淹為祭政也司馬光所以能變新法於數月之頃者以光為左僕射而其權重也使天假之年得以盡行

其志則豈有後日之禍哉二年以呂公著為左僕射

定官制

元祐元年立旦三司同取旨法四月文彦博平章軍國事序相臣之上

國初相臣同心共濟進退百官經理大政皆與聞之自元豐官制既行維中書取旨其權獨重葢出蔡確之私意自呂公著請三省同班奏事而後三省得同取旨矣國初宰相平章事有至三相者自元豐官制

既行惟置二相元祐初司馬相公欲起文彦博居已之上乃以師臣之禮待之此元祐兼用祖宗之制也元祐行之非不善而繼之者有假是以行其奸章子厚任左僕射則廢分班奏事之制以為先帝之意故終不置右相此元祐之制而偏重左相之臣者也至京以太師總三省之政號為公相而使宰執居其下此又元祐之制而偏重公相之職者也法一而已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小人用之以濟其奸此愚所謂建

官之制不惟其名而惟其實不惟其官而惟其人信矣

序官爵

元祐三年詔文臣繫御分左右自朝儀以上進上為左餘為右明年詔朝儀以下並分左右紹聖罷之惟朝議以上如故崇寧又詔朝議中散正議光禄分左右兩資應轉者先右而後左

元祐之分左右所以别晉品崇寧之分左右特以序

官爵耳

舉諫官

元豐八年詔舉諫官時已除范純仁唐淑問朱光庭蘇轍范祖禹為諫官章惇曰故事諫官皆兩制以上舉然後執政擬今除目自中出不知陛下何從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啟太后曰此大臣所薦非左右也

熙寧初年之臺諫不同蓋熙寧四年以君子而攻小人也四年以後以小人而攻君子也至元祐初年之

臺諫則以君子而攻君子也惟君子自相攻此所以
啟紹聖之臺諫以小人而攻君子也愚故曰熙寧以
前朝廷受臺諫之福熙寧以後朝廷受臺諫之禍者
此也

重監司

元豐八年十一月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溫公曰欲救
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安得數十子駿布天下乎
外臺正則州縣之紀綱正故范仲淹革弊於慶歷之

時首汰監司之不才者司馬改法於元祐之初惟先
擇轉運使而已此可革前日提舉常平之擾而察青
苗等之為弊也

崇節概之士

元祐二年四月授陳師道官師道徐州人傅堯俞謂秦
觀曰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我於陳君乎懷
金欲餽之及覿其貌聽其議論竟不能出留都不逾年
章惇欲一見不可得

張耒秦觀黄庭堅陳師道四君子遊於蘇氏之門一世文章之傑然張文章之士耳秦之論事猶不及於三子則亦徒文章之士也而陳之節概猶過於黄是各有優劣也

崇道學之臣

元豐八年六月程顥卒嘗曰一命之士茍存心於愛物於人心有濟熙寧初除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懲慾求賢育才為先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

弟頤為首嘗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事願公平氣以聽安石愧屈又曰但作事順人心誰不願從安石曰此則誠是顥章數十上其尤係教化之本原者則論五覇及正學禮賢等篇是也竟以言常平法不便出知扶溝縣為溝洫之法未及興功而去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歳乃成吾經畫十里之地開其端後人知是利必有繼之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亦幾成而廢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闗焉嘗

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悟上心遂成今日之禍吾黨當與安石分其罪可也

道之不明天實憫之篤生賢哲資稟特異元氣之會渾然天成天意固有所屬矣居言路十年充養備至人見其辭氣肅然不敢即也而和氣充浹見面盎背遽色厲辭無有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截乎規矩準繩之不敢慢也局度清越世故若將浼焉而克勤小事雖鄙賤猥瑣弗憚也立言路

言近而易知叩之則無窮出之則愈新也人隨其所見者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積乎中固純乎而不雜也嘗究先生所以用力之地謂心不可以一事留學不可以一善止有適有莫戒其非天地之全容氣未消防其非義理之勝去新學之支離非釋氏之不相聯屬忌學者先立標凖斥記誦者之玩物喪志遊其門者如羣飲於酪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教者如顯道之誠篤公扶之端厚得先生之和者如惇夫之安恬

中立之簡易隨其所得固已自足名世矣元祐羣賢悉起散地先生獨有憂色使之協濟於朝以施調一之功安有紹聖報復之禍哉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八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九

宋　呂中　撰

哲宗皇帝

經筵

元祐元年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上三劄子其一乞選賢德之臣以勸講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顧問其二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慾之過保

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其三曰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立於禮為悖又上疏曰周公作立政舉常伯至於綴衣虎賁為知德者鮮一篇丁寧在此一事而已後世無復如此則謂人主就學所以習書史覽古今也若止如此則能文宫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内侍可以充輔導何用周公當日輔成王使伯禽與處臣欲擇臣僚家子弟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端謹頴悟者侍上所讀之書亦與之讀又曰今讀講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乃無一

人專職輔導者夫告於人者非積誠意不能感人也臣兩得進講未嘗不齋戒潛思覬動上心若使營營其職事紛紛其思慮侍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人耳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一日兩赴經筵六日一朝因赴都堂二年命講官輪講漢故事蘇頌編類賜名邇英要覽五年四月詔經筵官留二人對近邇英閣七年范祖禹上帝學八篇

人主之學非徒涉書史而已凡宮闈之中九重之邃

無非學也講學之人非徒師保而已凡侍御僕從綴衣趣馬無非正人而後可也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雖在戎馬倥偬幽隱獨知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如對神明如臨深谷雖身居禁密之地而凛然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雖以天子之尊周旋講讀之間而視之如師父之臨前此學之所以成也伊川經筵之說其古今聖賢之根本乎

聖學

元祐六年二月以劉摯為右僕射王巖叟為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嘗從容勸上讀書上曰如何得入道深對曰須將先聖之言一一著心承當便知先聖專為陛下說此事則承當得有力善者受之以為法不善者受之以為戒便如終日與先賢說話則聖學日新矣

此人主讀書之法也程子嘗謂學者讀論語要將孔門弟子所問為已所問聖人答處作今日所聞方有益此亦學者讀書之法也葢善學者已與書為一不

善學者已與書為二

君德　治道

元豐八年太皇問為政所當先者司馬光言宜首開言路尋上疏畧曰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信賞曰必罰曰任賢昔以此事仁宗又以此事英宗今又以此事陛下

講義見前朝

邊防

元祐元年夏人來議疆事請蘭州數寨先是神宗於熙河置蘭州鄜延路置門等五寨司馬光皆以為棄之大便大防以為不可棄三年復洮州擒鬼章致闕下夏人寇邊安壽言為國者不可好兵亦不可畏兵紹聖二年八月罷熙河等路分畫地界時布惇謀用兵故也元符二年涇原路建西安州及天都等寨七月置濼水軍十月諸羌復叛於是青唐道路復不通自經營鄯湟死傷又倍於安西之役關中民由此大困

章子厚之用兵鄯湟由安西熙河之役啟之也然元祐不好用兵反有思章之捷紹聖小人喜用兵而諸羌叛反徒以擾關中陝西之民故史臣記吐蕃喬守護西寨為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奪聲夏鹵而熙寧元符崇寧間三用師於其國始也安石主王韶取熙河中而章子厚主王瞻夷靖康末而蔡京主王厚復鄯湟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滅及金人得秦隴乃求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狄無人哉

兵政

元祐二年復府界河陝路馬步軍先是純仁請罷畿内保甲王存言先帝爲之已就緒兵籍益消如廢保甲非根本久長計純仁與存同執政議多以爲未可遽罷也

水患　河決

元祐三年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二人者呂公著父子也呂大防范純仁爲左右僕射議回河初大河東流元

豐中河决遂北流先帝知故道不可復因道之北流時回河之議文彦博吕大防安石主之范純仁蘇軾以為不可曰令范百禄趙君錫相視四年范百禄趙君錫見東流高北流下知河决不可回范純仁請罷之八月復修河司純仁既罷相都水監又請塞北流祖禹堯俞力諫不聽王巖叟終以東流為是五年十月罷修河司蘇轍上疏云大河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葢河水所至輙淤淤填既高必欲下而决

論河決之言當以蘇轍之言為正去河決之患當以
神宗之言為正而東流北流皆未有定論也
減㢘補恩　裁省冗費
元祐三年減㢘補恩太皇太后曰本家恩澤亦當裁省要自
上始閏十二月裁省冗費戶部宮掖之費乞内侍裁減
以報有司從之
減㢘補恩自上始此仲淹所以行於慶歴裁省冗費
自宮掖始此韓琦所以行於寶元者而太皇太后行之於

元祐豈非聖人乎

郊祀分祭合祭之異

元祐七年五月納皇后孟氏六月以蘇頌為僕射十一月冬至郊復合祭蘇轍主合祭之議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從之者多寡亦可以見分合之是非以周禮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之事觀之則分祭為是而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天地此乃序詩之誤不可信也故分祭者先王之正祀合祭者後世之權宜

或謂社祭即祭地也此理當攷

家法

元祐八年正月范祖禹上仁皇訓典先是上帝學八篇曰令人有寶器猶且愛惜之況祖宗百三十年全盛之天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

我朝以學為家法故欲守祖宗之法當務祖宗之學此帝學一書極言我朝百三十年海内承平由祖宗無不好學故也至於上仁皇訓典又曰一祖五宗畏

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而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最深宜專法仁宗葢漢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是意也元祐諸臣知之熙寧不知也紹聖不知也獨契丹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專法仁宗故事可勅燕京留守戒吏毋生事夷狄猶知為臣者獨不知之乎

始親政

元祐八年七月范純仁為右僕射九月太皇太后高氏

崩太皇顧大防純仁轍維等曰九年間曾施恩於高氏否大防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曰只為至公一兒一女病死皆不得見故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没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八年十月上始親政范祖禹言上初覽庶政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不可

不謹也太皇太后至公無私焦勞刻苦凡皆為趙氏社稷專心一意保佑陛下也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當陛下即位之初臣民上書言政事不便者以萬數太皇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而改之也且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亦以人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共疾也太皇何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召內侍

劉璦等十一月楊忠思入對十二月復章惇呂惠卿王
忠正官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詞皆不聽
當明道親政之時范仲淹呈太皇保佑聖躬十餘年
之大德而仁宗為之戒中外毋得言垂簾事惟勸章
獻盡母道及仁宗親政惟勸仁宗盡子道其亦逆知
有今日之事哉惟明道二年親政之後無異天聖之
時而元祐八年親政之後忽轉而為紹聖此其理亂
之機全係於君子小人而君子小人進退之機實係

於人君嗚呼元和之君子所以無泰和會昌之害者以其權出於憲宗也慶歷之君子所以無熈寧紹聖之憂者以其權出於仁宗也

去小人

元祐元年二月蔡確罷汪覿言執政八人奸邪害政者相半極言惇確韓縝張璪朋邪害正劉摯朱光庭蘇轍累數十疏四年五月竄蔡確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所作登車葢亭詩稱唐郝處俊指武后事涉譏

訕太皇怒范純仁言不宜置確死地退謂大防曰此路荆棘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曹正恐不免耳州西隅有一亭曰車葢

朱文公曰元祐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詩語擠之固為未當范公乃欲為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其論諸公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尤非正理使後世見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為之也且舜流四凶為臯陶

者亦殊不念反爾之戒何耶邵伯温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宣公范文公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石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葢君子小人相為消長能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豈可殺而絶之哉一吳處厚以前宰相

詩為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朝廷當治確及其黨妄貪定策之功令同時執政各具立皇太子事使誣罔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也嗚呼紹聖之初亦賢者可以有為之時也而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奸邪用之一時輕躁險薄之徒皆進使宣仁被謗哲宗致疑離間骨肉禍患幾五十年不觧卒致靖康之亂悲夫

元祐居子

元祐元年司馬光薨爲政逾年病居其半詒書呂公著光自病以來以身付醫家事付康光之子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晦叔公著字

天將禄人之國必先祚君子天將以元豐爲元祐則使司馬光獲相於初元天將使元祐爲紹聖則不使司馬光憖遺於數歲當是時新法已多變矣然君子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薨於今日而黨議已兆

於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有所立必無朋黨之禍必無報復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亂之所繫也

宋大事記講義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十至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施華

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十

宋　呂中　撰

哲宗皇帝

諸君子自分黨洛黨蜀黨朔黨

元祐元年詔蘇軾傅堯俞等供職初軾與程頤同在經筵軾喜諧謔而頤以禮法自守軾每戲之朱光庭賈易積不能平乃力攻軾所選策題譏仁宗胡宗愈劾中丞

堯俞御史呂叟右光庭呂陶右軾惟諫官汪覿之論得其中曰學士策詞失當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黨之言大患也二年解張順民等言職以彥博忠具有用兵之意也梁燾呂叟堯俞等累數爭之相繼罷七月韓維自門下侍郎出知鄧州呂陶劾之曾肇不草制公著言維有人望八月賈易罷左司諫易言呂陶黨軾兄弟而文彥博主之太皇怒程頤罷為西京國子監孔文仲言頤乃五鬼之魁故也三年呂大防損吏額置吏額房於尚

書都省一日内降報可誤送至中書劉摯為中書侍郎

作録黄士大夫趨利者交鬬其間謂摯大防二人有隙

而黨起矣六年蘇軾知潁州賈易知廬州易言事轍凡

弟㢘前宣諭曰易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大防曰不若

兩罷十一月中丞鄭雍論摯威福自恣岀吏三十人皆

摯黨侍御史楊畏亦論之人以為附左相吕大防云

卲伯温曰哲宗即位宣仁同聽政羣賢畢集於朝賢

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

黨以程頤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為羽翼蜀黨以蘇氏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石為領袖而羽翼尤衆是時既退元豐大臣於散地皆含怒入骨陰伺間隙而諸賢者不悟自分黨相毀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蜀人師司馬光不立黨在紹聖間以為元祐黨盡竄之嶺外可哀也哉嘗謂自古朋黨多矣未有若元祐之黨難辨也葢以小人而攻君子此其易辨也以君子而攻小人

此其黨亦易辨也惟以君子而攻君子則知也難且我朝熙丁之黨為熙者皆君子為丁者皆小人吕范之黨為范者皆君子為吕者皆小人其在一時雖未易辨也詳觀而熟察之亦不難辨也而元祐之所謂黨何人哉程曰洛黨蘇曰蜀黨劉曰朔黨彼皆君子也而互相排軋此小人得以有辭於君子也程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愚謂紹聖之禍吾黨亦有過然熙寧君子之過小元祐君子之過大熙寧之爭新法

猶出於公元祐之自為黨皆出於私者也

小人借經之說以欺君

元祐二年張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公著不悦

聖經之義不明而奸臣往往竊其說以誤國者多矣當熙寧變舊法之時則惠卿借周禮讀法之文以蓋其紛更之實及元祐改新法之則章蔡商英之徒竊三年無改之說以唱紹述之論不知三年無改之意

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如其道雖百世不改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司馬已辨之矣

小人誣君子有調停之說

元祐四年二月呂公著薨六月范純仁罷僕射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石交章攻純仁黨蔡確十一月范祖禹與劉安石上疏言宮中求乳母皇帝年十四未納后無溺所愛而忘所戒後章惇蔡卞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指二人之言爲根

元祐五年八月解梁燾朱光庭劉安石等言職當以翰林承旨召鄧温伯故也時大防與劉摯欲引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轍言謝安之於諸桓亦用之於外未嘗引之於内又謂此人若返必將戕賊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不足言所惜者宗廟朝廷也自是兼用小人之説稍息是年六月也岩叟言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

元祐之所以為紹聖者始於朋黨而成於調停夫以

君子而攻君子固必為小人所秉以君子而與小人
共事終必為小人所攻當時梁燾論用人曰臣等累
奏邪正不可並用陛下深以為然是知邪正之必相
攻也今並用矣臣等又謂使邪人在外正人在内則
可治陛下亦以為然是知邪人在内則害正也今邪
人在内矣臣等又謂使邪人少正人多則可治陛下
亦以為然是知邪人之多交相朋黨損正人之道也
今邪人多矣以在内衆多之邪人在外已寡之正人

並用勢自不敵豈能久安乎其言發於元祐六年六月某日則紹述之不待紹聖而後見也

小人攻君子

元祐六年劉摯罷右僕射鄭雍論摯及岩叟黨二十人侍御使楊畏亦論之人以雍為附大防云八年初楊畏攻劉摯意謂必用蘇轍而朝廷乃相頌畏與來之邵又攻之蘇頌罷乃相純仁楊畏來之邵復攻之純仁不報人皆謂元祐之去小人失之太過愚以謂元祐之去

小人失之未盡使當時呂范之徒能盡黜章蔡之屬則所以接續慶歷之宏規盡革熈寧之弊政豈不盡善奈何徒知異已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已者未必非小人是以患起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之勢司馬光已為蔡京所欺劉摯又為清臣所欺呂大防又為楊畏所欺身在元祐心在熈寧何君子之不悟也已

小人進而君子退

紹聖元年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温伯為尚書

左丞紹述之説清臣唱之溫伯和之先是楊畏入對首
叛大防言紹述神宗疏列章惇安燾吕惠卿鄧溫伯李
清臣等行義乞召章惇為相三月吕大防罷蘇轍罷門
下侍郎四月蘇轍降知英州曾布請復先帝故事請改
元張商英五年不召及為諫官故攻元祐大臣不遺餘
力范祖禹罷章惇為右僕射以王安石配享三年追贈
蔡確常安民罷監察御史以論蔡京奸邪也

羣而不黨君子之道也而主子瞻者攻正叔主正叔

者攻于瞻非君子之黨乎和而不同者君子之道也
而差役法行同已者喜之異已者斥之非君子之同
乎矜而不争者君子之道也而回河之議蘇軾與大
防争貶確之事范純仁又與劉安世争非君子之争
乎易事而難説君子之道也司馬光悦於蔡京蘇公
悦於楊畏非君子之説乎凡是數者皆以君子無以
自别於小人故始為小人所悦終為小人所陷其極
至於為小人所汙而不能自辨矣人皆謂元祐之失

在於分別之太過惟朱文公謂元祐之失正坐於決擇之未精此未親政之時小人之勢已足以勝君子況於已親政乎

小人亂國是

紹聖元年三月親試舉人賜畢漸及第考官取策多主元祐楊畏覆考專主熙豐故畢為首策問乃中書侍郎李清臣擬奏於是國論遂變元祐之人相繼得罪

科舉之文本不足為世輕重也然王安石初變法之

時議論未定也自蔡祖洽之策一出而變法之議遂定章子厚當紹述之初議論亦未定也自畢漸之策一出而紹述之議遂定其有關於世道升降之機如此熙寧之考官本以蔡祖洽為第五等而陳升之乃擢之第一紹聖之考官本當主元祐而楊畏乃以漸為首此可以觀人心公論之所在特奪於國是之私耳

小人廢復法例

紹聖元年復元豐免役法初蔡京司馬光行差役法至是京白曰臣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尚何議焉閏四月復常平提舉等官罷十科六月除字説禁七月復免役錢九月廢廣惠倉罷制科十二月河東鹽復官賣法二年四月置律學博士四年罷春秋科

安石之法自行其所學之偏所見之蔽猶有素定之規模至紹聖諸人不過借紹述之名以報私怨耳初不知熙豐元祐之法孰非孰是孰利孰害也然安石

變法之罪小引用小人之罪大使其罪止於變法則安石之身既去安石之法皆可得而變為其罪在於引用小人則引用之人無窮而法亦與之無窮雖其身已退於元豐之末而其人未嘗不用於紹聖之後也

紹聖元年正月罷進士習賦立宏詞科

自豐寧以經義選士也固患天下為習詞賦之浮華而不適乎實用紹聖號為追述熈寧既禁其未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為宏詞士何

所折衷哉

小人掩過

紹聖元年重修神宗實録曾布言請貶安石實録恭照修神宗正史而以安石私史為照証則神宗末年追悔之意與安石不盡之奸皆不可得而見矣然其迷國悞朝之事亦終不可掩也

小人陷君子

紹聖元年六月貶黜呂大防等大防隨州劉摯黄州轍

袁州軾安置惠州呂希純知懐州梁燾鄂州安世南安軍朝川坊州孫升房州吴安詩監光州稅又竄大防等諸州居住十二月諭修史罪范祖禹趙彦若黄庭堅並安置二年九月范純仁上疏言乞因赦文入大防等許於外軍州取便居住降知隨州三年純仁貶永州八月范祖禹安置英州坐元祐人非上意也十二月梁燾卒於化州蔡京遣使謀令殺元祐人許將言祖宗未嘗誅殺大臣十二月劉摯卒先是治文及甫等所告事將大

誅戮會九月五日星變上怒漸息已而壽摯卒衆皆疑

二人不得其死先八月蔡京安惇治同文館獄而文及

甫彦博子除都司為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彦博不可除

三省長官及甫與邢恕書因為躁忿詆毁之辭謂摯等

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至是大府寺主簿蔡渭告之

乃治獄程頤貶管涪州元符元年置看詳元祐訴理局

自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又言鄭俠誣謗朝政除名

勒石十月范祖禹卒於化州

天將祚人之國必祚其君子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落落如星則知其國之微觀其康寧福澤如山如河則知其為太平之象觀其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為衰亂之証是故國有禍福其君子必與焉熈寧以前百餘年間何君子之多獲福也紹聖以後五十年間何君子之不獲佑也其故可知也司馬光嘗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盖歸之天也為國者不念天愛君子之勤既不能

為天愛之以自愛其國謀國者不念天生君子之難又不能為國愛之以自愛其類或沮之或困之使不得為全人而後已然諸君子可殺可辱而英氣義槩千古常存紹聖小人雖一時得志竊取富貴而奄奄如泉下人則是非邪正之天未嘗不定也

小人攻小人

紹聖元年吕惠卿徙知大名府韓忠彦曾布曰惠卿在朝善人君子何以自立因言章惇擅權時布已有傾惇

之意矣二年安燾罷燾與惇舊相好及為門下侍郎浸多駁惇惡之排陷無所不至三年楊畏知虢州縣孫諤論畏天下之人謂之楊三變四年李清臣罷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絶之知恕昔任此事故不以序遷時惇已與卞不叶元符元年出邢恕知汝州章擬其傾巳

元祐之時小人失勢則相比紹聖之後小人同利則相攻此小人之常態也然用一小人攻一小人崇寧

大觀之後小人所以相接而不已也

小人害君子而自有公議在

紹聖二年常安民罷監察御史奏京之奸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聽視力足以傾倒天下之是非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説其實皆借此名以報怨耳商英在元祐時上吕公著詩求進其言無取近為諫官則乞毀光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為太常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為正言則論光公著罪乞斫棺鞭

尸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乃引元祐例

三年罷左正言上疏言役法無以元豐元祐為鑒要使

元元無不均之患以謗為助元祐詔補外四年火入鬼

輿太史奏主賊在君側上詔問之對曰讒慝之人皆賊也惟

進正人脩德乃所以禬之九月大赦求直言通判李深

上書今蔡卞執政其兄蔡京得薦臺官被其兄之薦者能

不私其弟乎章楶為涇原師乃用其壻劉何攝曹事前

日楶築平夏城為賊所抄而奏報不到陛下聞之乎呂

嘉問聞之乎取王雱之女縣為女驟為西制張赴妻乃舉妻弟超為邉帥蔡卞為安石壻有鄧綰者嘗薦卞今綰之子詢仁校書郎詢武脩史討檢此惇卞之報私恩也京為役法罪人深為邉防罪人天下共怒而不敢言者特以卞惇之兄也兵權之重河北莫如雄州陜西莫如涇原用宰相之兄熙河用宰相之妻弟張超指揮邉事但用私書而已元符二年正言鄒浩等言仁宗既廢郭后不旋踵並斥二美人所以公也詔除名新州羈管浩

過頡昌見其友田晝臨別出涕晝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曰君子贈我厚矣

公議猶元氣也未嘗一日不流行於天地間以紹聖之小人敢於逐正人誣聖后而當時言事者敢於直諫如此可以見公議之在人心不容泯也可以見祖宗含養士氣至今不衰也可以見哲宗能容人言而

逐諸賢於嶺海之表非其本心也

小人私廢置

紹聖三年九月廢皇后孟氏上亦悔曰章惇壞我名節

元符三年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

郭后之廢夷簡固主之孟氏之廢章惇實導之觀後

日之悔可以見仁宗哲宗之本心已

戒小人偏徇

紹聖四年太常博士陳璀罷初惇以宰相名道遇陳璀

訪以當世之務璀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可行乎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璀曰此猶平舟而移左以置右也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帝志固已變矣温公不明先帝之志而用母改子之説行之太驟所以紛紛

自朋黨之論起而後呂大防范純仁皆主調停之説雖陳了翁告章子厚於入相之初亦不過曰絶臣子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若以熙寧元祐而不至於偏爾豈知熙豐元祐之法猶可以損益

而參用而熙豐元祐之人決不可均調而並立况章子厚不得至於元祐則必欲報復於紹聖斯言又烏足以感其聽哉楊龜山嘗謂塋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爲甚装載得重及紹聖時不知却如何亦偏多載了據此舟所載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適乎塋中之言乃其初年之見也

小人誣太后

元符元年惇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時皇太后皇太

妃切諫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明日再奏上曰卿不欲朕入英宗廟乎詔前竄内侍張士良赴獄惇列舊御藥告及刀鋸謂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即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不可誣天地神明不可欺

惇卞初意不過欲報元祐之人耳而至於變元祐之法又慮元祐之人復用也而至誣以廢立之罪甚而請追廢宣仁滔天燎原可畏也哉宣仁不可誣天地不可欺章子厚雖欲脅士良而士良不從亦猶安民不

肯列名黨碑也是是非非之心在人不可泯如此

諸賢罷黜

元符二年九月鄒浩以言得罪蔣之奇呂嘉問葉洽等二十六人各落職停罷坐與鄒言語交通及以錢銀遺浩也

傳位

元符三年正月上崩壽二十五在位十五年皇弟端王即皇帝位皇太后權同聽政尊皇后為元符皇后尊皇

太妃諸氏為聖瑞皇太妃復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夫人王氏為皇后

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十一

宋　呂中　撰

徽宗皇帝

建中靖國一年　崇寧五年　大觀四年　政和八年

重和二年　宣和七年

即帝位

元符三年正月即皇帝位

黜陟大臣

元符三年三月以韓忠彦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門下侍郎十月以韓忠彦為左僕射曽布右僕射布之相也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稷為尚書建中靖國元年李清臣罷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布有隙故也

崇寧元年五月韓忠彦罷六月曽布罷布於元豐末欲以元符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上意有所向又力排韓忠彦引京以自助至是又為京所排七月以蔡京為

右僕射二年以蔡京為左僕射四年三月以趙挺之為右僕射挺之罷京與挺之爭權挺之屢陳京奸惡五年二月蔡京罷挺之為右僕射大觀元年正月以蔡京為左僕射三月挺之罷二年蔡京進太師三年六月蔡京罷以何執中為左僕射四年六月以張商英為右僕射政和元年四月張商英罷二年蔡京復太師六年何執中致仕蔡京總治三省事五月鄭居中為太宰劉正夫為少宰十二月劉正夫致仕七年八月鄭居中罷十二

月鄭居中太宰余深少宰重和元年閏九月鄭居中罷

宣和元年正月余深太宰王黼少宰二年六月蔡京致

仕十一月余深罷以王黼為太宰五月加太傅揔治三

省事六年九月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少宰十一月

王黼致仕十二月蔡京落職致仕領三省事七年蔡京

致仕

國之理亂觀其相可知矣相君子矣而小人參之始

雖治而終必至於亂相小人矣而君子繼之始雖亂

而終必治惟一於君子一於小人治亂安危界然判矣故觀杜文韓范富之為相則可以知慶歴之治觀司馬吕范之為相則可以知元祐之治是其相繼皆君子也若建中靖國以後皆以小人而繼小人安得不速靖康之禍哉當時有謂因蔡京而治亂分不知建中靖國之初范純仁不至而治亂分矣又謂建中之更化皆曾布之奸惡固非柔懦之忠彦所能正而又以李清臣叅之則不待紹述之詔而天下已知其

意矣自忠彦既去之後小人相繼秉軸而蔡京王黼又小人之尤者推其所為則又托熈寧之迹以為奸者也置講議司於都省因中書條例之弊而甚之也以宰臣領應奉司因三司條例之弊而甚之也籍元祐黨人即以諸賢為流俗之意而甚之也用童貫梁師成即命李憲經制之意而甚之也復湟州復燕山即開横山熈河之意而甚之也履霜堅氷其所由來者漸矣

君子小人進退

元符三年二月復鄒浩等官范純仁等並收叙凡二十餘人以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左右正言曾布言言路得人但惇卞不樂耳大赦以皇長子生也純仁叙復五月追復文彦博司馬光等官凡三十二人七月召純仁未幾聽歸潁昌蔡卞罷陳瓘言之也瓘言章惇前日所為卞教之以紹述神宗為名以纂紹安石為主立私門之好以為國是奪宗廟之美以歸私史任伯雨

曰如誣罔宣仁保祐之功傅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作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蹇序辰編排章疏以語言得罪者數千人皆卞之為也貶邢恕陳瓘言之也貶蔡卞中丞豐稷言京身為禁從外結后族乞黜之侍御史陳師錫言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矣又言蔡卞同惡誣國乞正典刑龔夬言京卞表裏同惡陳瓘言蔡彦臣等交通內外太后怒左右請推蔡京執政以解太皇怒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以江公望為左司諫解

任伯雨言職時紹述之論已興伯雨居職纔半歲上一百餘疏六月罷陳祐右司諫七章論布故也公望曰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官六月范純禮罷右丞自此朝廷碩彥之士相繼逐矣七月江公望朱紱罷以言蔡邸鄧鐸事也先是公望言從禽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上悉縱之惟一白鷴畜久頗馴以麈杖逐之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志之安燾罷樞密時燾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者持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八月

陳瓘罷十月李清臣罷十一月豐稷罷崇寧元年五月再奪司馬光等官籍黨人凡五十餘人竄張來以縞素哭蘇軾故也九月籍元祐末上書人為邪正等中書籍姓名後皆黜陟有差刻御書黨籍於端禮門凡一百十九人二年論抵誣罪竄任伯雨等十二人蔡卞追雠元符永言者故也二月竄黄庭堅四月程頤除名八月張商英入元祐黨籍詔諸州立黨籍長安石工安民乞免鐫安字於石恐得罪於後世三年重定黨人及上書邪正

等刻名文德殿門凡三百九十人五年彗出西方劉逵
勸上碎黨碑寛上書係籍人禁乃夜遣黄門至朝堂毁
石刻
自皇極有不協不罹皇則受之之文也而論者皆以
皇極為并包兼容不分善惡之名於是元祐有調停
之説建中靖國有持中道之説豈知君子之於小人
固不當為嫉忿然決無交和之理皇極之所謂皇則
受之者葢將化小人而為君子豈用君子而參小人

哉故當時任伯雨之言曰人才固不應分黨然自古無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此元祐八年所以變而為紹聖而建中來一年變為崇寧也然元祐之黨與元符之黨不同也元祐欲恭用小人以平宿怨也元符末年欲用一二君子以文奸也任伯雨江公望之徒固無愧於元祐之諫官而曾布張商英陸佃楊畏之徒亦得以與於黨籍君子蓋無以自別於小人矣然萬世

之公議論不以一時之私是非而改易觀安民辭刻碑之役當時士大夫其真無人心哉

小人任事

元符三年斥郝隨劉友端以先朝禁中修造華侈也陳瓘言裴彦臣等交通內外十月蔡京罷上曰瓘有言論其交通近習之狀却有簡與裴彦臣崇寧元年童貫知杭州監製器二年王厚童貫合諸道兵十餘復望州十二月置措置邊事司以王厚及童貫領之四年童貫為熈

河等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大觀四年加童貫節度使内
侍臣建節始此其後梁師成等皆踵之復洮州貫自此
恃功稍擅軍政選置將帥不關朝廷政和元年童貫使
遼四年童貫領樞密院事時貫遣人使海上約女真宣
和元年朱勔以花石綱媚上太學生鄭肅進十詩二年
加師成太尉凡號令御筆皆出於梁師成王黼以父事
之三年童貫請討方臘四年命童貫廵邊五年童貫入
燕

上之即位其始因脩造事而斥内侍郝隨劉友端其後則以童貫監製器以朱勔領花綱其始因陳瓘之言察裴彦臣交通内外之迹以罷蔡京其後則以童貫而用蔡京以梁師成而用王黼則知人君之心未始有不善而小人惑蠱其心者其罪多矣一童貫也使之監製器之役猶可也蔡京乃使之領西師西事未畢而北事復起既命之使遼以覘其國適為遼人所覘又縱之通女真反為女真所侮甚至於方臘不

能討命童貫以討之是一童貫可以任内修外攘之功矣夫宦官者腹心之患也邊塞者手足之患也宦官者根本之禍也邊塞者枝葉之禍也當時任伯雨之言曰朝廷為陽宫禁為陰中國為陽邊塞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愚謂崇觀以來陰氣盛矣哉小人宦官邊塞同一氣類也此有所感則彼有所應必然之理也縱使當時無邊塞之禍亦有宦官之禍也

小人變法

元符三年蔡京言紹述事上搖手示京曰朕盡解此獨母后之意未聽姑待言詔增損役法下紹述詔畧曰朕於為政用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斟酌損益惟義所在嘉與有位共圖紹述之美自今有曲學偏徇妄意改作規害國事者當與衆棄之罷平準格以王勔為翰林學士勔以上銳意圖治任事者不如以達孝之義開說因䟽武王周公之達孝者又謂神考作法於前子孫守之於

後然時異事殊理須損益亦神宗之意也建中靖國元年曾布以禁中密旨諭趙挺之議紹述挺之自此擊元祐舊臣而國論一變矣曾布初以熙豐之法久當補弊已而背前議以其法不可改上欲兩存以問徐勣曰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鄧洵武進愛莫助之之圖言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崇寧元年六月曽布罷布於元豐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崇寧初知上意所

向又力排忠彥引京以自助七月焚元祐法罷春秋博士復紹聖役法更茶法更鹽法三年復方田更科舉法並由學校升貢政和二年禁史學宣和三年復元豐保甲舊制五年禁元祐學術六年科免夫錢

人皆以建中靖國為更化之始時而不知紹述之詔已下於元符之末而禁中之意曾布蔡京已知之布在熙寧之時則附王安石惠卿之議至紹聖之時乃詭請薦陳瓘黃庭堅輩又請毋毀呂公著碑至建中

之時初知上有消朋黨之意乃排蔡京而主元祐及知上有紹述之意則排忠彦而主紹述甚至蔡京者其奸又過於布在熙寧則奉行熙寧之法在元祐則奉行元祐之法在紹聖則奉行紹聖之法國論三變而蔡京乃與之俱變此小人不足責而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然安石之心與章子厚不同章子厚之心與蔡京諸人不同蓋安石之法猶出於所學章子厚之法將托安石以報私怨耳至蔡京則又托紹述以奉

人主之侈心耳愈變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禍也

小人妄主國是

元符三年安惇罷惇奏鄒浩是先朝所棄不當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改陳瓘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故朝廷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在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惟楚莊王之所以問於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豈聖時宜用哉惇乃極天下之公議所非以為是是極人臣

不改之孝以為善述

國論之無所主非也國論之有所主亦非也國無定論固不可以為國然使其主於一説則人情視此以為向背人才視此以為去就人言視此以為是非上之政令下之議論且遷就而趨之甚矣國是一言之悞國也夫國以為是即人心之所同是也又安有衆之所非而自以為是使人皆不得越國是之外者此特孫叔敖之妄論唐虞三代之時孔孟之明訓初無

是也秦漢至五代其言未嘗聞也本朝自建隆至治平其説未嘗有也自熙寧王安石始有是論而紹聖之蔡卞崇寧之蔡京皆祖述其説而用之熙寧以通變為國是則君子為流俗矣紹聖以紹述為國是南嶺之間皆逐臣矣蔡京之國是又曰豐亨豫大之説而已則立黨刻黨碑凡所托以害君子者皆以國是藉口曰此神考之意安石之説也縉紳之禍多歴年所豈非一言可以喪邦乎

小人塞言路

元符三年韓忠彦言先帝嘗詔求直言天下實封言事者以千百及章惇既相乃置局編類摘取其語以為謗訕乞罷編類局崇寧元年九月籍元符上書人為邪正等中書籍記姓名後皆黜陟有差二年蔡卞追讎元符末年言者竄任伯雨等五年彗出西方求直言三月罷求直言以星變已消也大觀元年九月論崇寧五年上書人罪擇其尤者竄李景直四等人

此安石人言不足惜之實患也夫祖宗所以恃以立國者通下情伸士氣耳而忍戕賊其根乎當元符末許人上書矣未及一年則籍元符上書姓名當崇寧五年因彗星而求直言矣韓忠彦以一君子而對衆小人雖柔弱不能大有所為然觀其乞罷編類局使其志得行亦不至於召靖康之禍也

善類日凋

建中靖國元年范純仁薨遺表勸主上清心寡慾察邪

正毋輕議邊事易逐言者辨宣仁誣謗七月蘇軾卒於常州大觀元年程頤卒宣和三年張商英卒於荆南商英初以宣仁比吕武京强置黨籍中天下既惡京商英與京異論以故天下反翕然推重之及卒陳瓘嘆傷久之曰張非粹德且復才踈然人時向歸之今其云亡絶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變草正恐雖有盛德未必孚上下之聽殆難濟也六年二月陳瓘卒初或問純仁所儲人才荅曰陳瓘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盖言瓘獨當

天下之重也宣和末人憂大厦之將頹或問游酢以當今可濟世之人酢曰了翁其人也安世勉瓘以醫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瓘嘗為試院主文五名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五名下往往皆博洽之士嘗曰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於目前也七月劉安世卒

國之將興也其賢德才俊之士無不在前後左右之列無不膺耆艾壽臧之祉故能消除禍亂於朕兆之中維持社稷為無窮之計及其衰也罔或耆壽俊乂在厥位

既無老成典型亦廢惟奸邪庸妄之人則康寧壽考為國家不可去之奸此靖康之禍所以難救也吾見司馬光為相不及二年呂大防梁燾劉摯皆淪謝於紹聖之末天將使建中為崇寧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為靖康不使劉陳二忠肅愸遺於數歲雖以張商英元祐之罪人晚年稍與蔡京異論而天下人心亦歸向之空國而無君子可知矣獨蔡京乃十八九年而未死天哉

小人聚歛

崇寧元年蔡京為僕射倡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九月陝西通行交子蔡京請更茶法法令客人於在京榷貨物入納請長短引赴諸場交茶販易四年罷茶場入市易務令客人赴官請引自於園買茶赴官盤秤納息錢批引販賣又重加於初御筆賣茶引限滿並令拘收增私販法二年請更鹽法蓋欲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盛而固寵凡木鹽鈇盡令商人絕私市

鈔法始行一日務官申入納三百萬緡四年詔以陜西舊鈔易東西末鹽每百貫以見錢三分舊鈔七分方聽換易然見行之法方通輙復變之舊鈔皆勿得用富商巨賈或至流丐政和二年詔豐豫盛時毋得裁損計宣和三年罷應奉司初方臘亂王黼承上意罷造作局內侍復以言動黼黼大懼失權乃自領應奉司

自古小人誤國者必教人主以嚴刑以重兵以聚歛以窮奢極侈具途若出一轍而聚歛者又三者之禍

根也安石欲為開邊計則置條例司行青苗市易等法蔡京王黼欲開人主之侈心則置應奉司屢變茶引鹽鈔傳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聖賢之言法律之斷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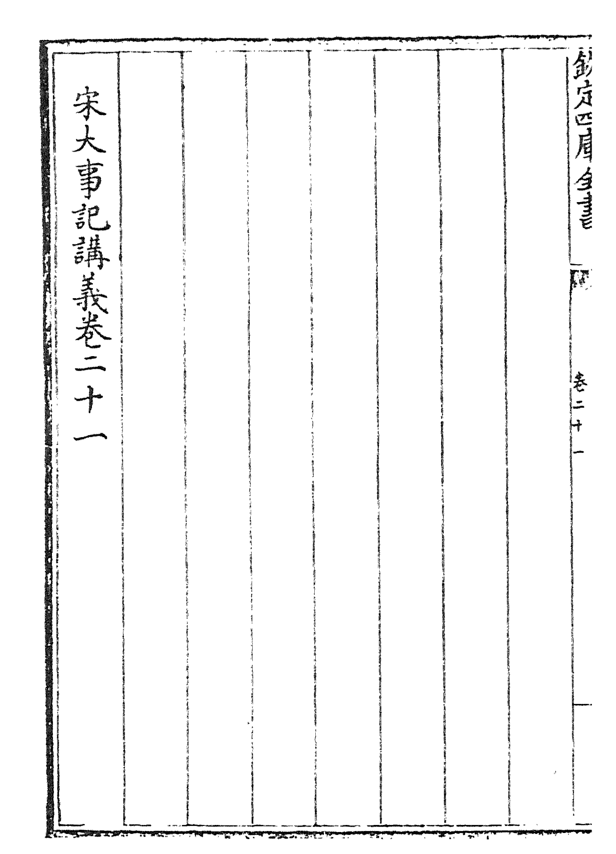
小人欺君

崇寧三年罷轉般倉舊例發運司常有六百萬石米百餘萬緡之蓄迨改為直達胡師文作羨餘獻之而一年之儲無有矣

國家以東南之粟載於真泗轉般倉江船不入汴汴舡不入江人以為便也今綱運直至丈移星火而弊壞之舟不及修整矣始者以船回鹽以鹽償費人以為利也今鹽法既變絶無錐刀而回船之失多有逃移矣始者稔歳以發運収糴公私俱濟也今公帑垂罄糴不得增外郡告荒粟無所取辦將何以堪耶蔡京之罪也

戚里宗屬

崇寧二年詔自今不復援韓忠彥例以戚里宗屬為執
政者為令甲
毋以戚里充執政此祖宗之法也然特為忠彥而廢
則亦私意耳異時宦者亦知樞密院此豈祖宗之法
哉



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十一

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十二

宋　呂中　撰

徽宗皇帝

小人創御筆之令

崇寧四年行御筆手詔竄上書見竄管編管人還鄉御筆手詔始此八月御筆更制軍政三司樞密院同奉御筆始此

大觀三年御筆舊制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崇寧有内降手詔違者以違御筆坐之祖宗紀綱之所寄大畧有四大臣總之給舍正之臺諫察内監司察外自崇觀奸臣創為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為者皆為御筆行之而奸臣之所自為者又明告天下違者以違御筆論於是違紀綱為無罪違御筆為有刑臺諫不得言給舍不得繳監司不得問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

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真為萬世法

小人竊復古之名

崇寧四年作大晟樂舊制禮樂掌乎奉常至是置大司樂典樂禮樂始分而為二

政和二年改官名為左輔右弼太宰少宰易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之名舊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至是復古三公三孤之名三年頒五禮新儀𥁞俎籩豆之屬精巧殆與古埒頒新燕樂乃古徵招角招君臣相悅之樂

五年建明堂其制取上世周室九尺之
漢官名禮樂之正不見於高文而見於成哀之世唐
明堂之制不見於太宗而見於武后之時人非復古
之人治非復古之治徒以竊虛名飾美觀耳

小人通敵

大觀四年有星孛於奎婁犯帝座者再其後金人再犯
闕矣
政和元年九月鄭允中童貫使遼貫嘗自請覘國尋李

良嗣來獻取燕策詔賜姓趙

重和元年初通使女直約夾攻遼女直稱帝金使來二年趙良嗣同金使來而約攻契丹取燕雲約不賫國書九月金使來議歳賜許契丹舊數約女直自平地松林趨古北江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難依已許之約馬政使金

三年五月金使來時童貫討方臘候貫回議之使者留闕下三月餘方遣阿固達意朝廷留之

四年與遼人戰不利貫再修舊好金人聞貫舉兵恐失約或南朝徑取燕則歲賂不可得遂遣使來朝廷再舉兵遼郭藥師以涿州易州來降藥師聞襲燕而敗我師潰於蘆溝河貫收再舉不能下燕恐無功獲罪密遣其客囑金人令圍之

當天下太平之日無以娛悅人主聳動天下惟有恢拓一事耳故用事之久則必至於用兵生事蔡確欲固其寵則興靈武之師王珪患失其位則贊永洛之

役章子厚之於湟鄯蔡京之於青唐洮河皆是謀也
然皆求請於西而未嘗啟釁於北也貫攸何人哉敢
以蚊負山耶然致靖康之禍不在於取燕而在於不
能取燕使契丹至今猶强社稷猶固我將伸宿憤勞
累戰矣雖得燕薊而民怨財竭内潰外叛若此而謂
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
於内竄在夾山死在旦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
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頗嚴將帥頗厲

乘時以取全燕合漢唐之遺民何爲不可然契丹以燕遼全燕之力而滅於金人崛起之兵我以關陜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之將遂藉金人納賄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耳是全燕之地吾不能取彼能取之吾旣不能取而吾又從而有之此彼之邀求所以無巳也故靖康之禍不在於取燕在於取燕之非人得燕之無道而不能取燕也

元符三年四月棄鄯州五月築寧川堡曾布曰外議多謂湟州難守臣謂若併棄之則必為夏賊所有取輕戎敵遂築堡崇寧元年論棄鄯州罪追貶韓忠彦等九人行打套折鈔法打套有三折鈔套乳香套香藥套以償各商官鈔錢商曰此章相公開邊時此曾相公罷邊時用所合三百七十萬緡朝廷不能償而罷棄地之費乃過於開邊故行是法三年復湟州十二月置措置邊事司

三年四月復鄯州廓州夏人寇邊斥京卞弄權故京卞必欲討之四年西羌夏人寇邊高承年敗死

大觀四年復洮州

安石變法之時交阯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疲困生民京卞用事之時夏人言持繳言京卞弄權小人亂國本無關夷狄之事而國有小人反以為夷狄之資至於相司馬而遼人相戒無生事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又曰取橫山熙河此韓范本謀也而熙紹崇觀用之則跡何耶若謂韓范之謀為是則安石章惇曾布蔡京之謀未可為非也若以成敗論之是慶歷而非熙寧以後之小人又安能正小人開邊之罪哉葢安石猶與韓范之心同而章蔡諸人之心則與安石之心異韓范安石之所以謀取橫山者所以斷西夏之右臂而欲為都關中之地特韓范欲持之久而安石欲取之速耳至於章蔡所為又欲恢拓境土以華飾太

平張本此又與安石不同也故嘗謂安石謀取燕熙河之過小而取蠻地圖交趾之過大章蔡取熙河之心是即安石取蠻地圖交趾之心也

宣和四年金使來議割燕山地初朝廷但求石晉故地初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以遺契丹故金人不肯割約良嗣曰平灤等州若必欲取并燕京不與汝家矣又索燕租稅曰燕租六百萬止取百萬又欲遷其民并求犒賞諸軍

五年四月金人來歸燕京六州且索米二十萬石童貫蔡攸入燕赦兩河燕雲路初朝廷惟信趙良嗣等虛詞謂金歸我雲中故曲赦幷及山後地然時實不得山後地也

宣和奸臣知取燕而不知取燕之險蓋燕之所以重以有關後之蔽也得燕而無險之可守與不得燕何異燕之險敵有之燕之民敵取之燕之賦敵得之則燕山空城何為哉縱使敵不寇郭藥師亦必為侯景

也初祖宗時北使至待遇之禮有限不示以華侈且
河朔近都邑故遷其途皆防微杜漸之意也及王黼
之遣良嗣與其使人限以七日自燕山到闕下凡三
四往返每至誇之必富盛金人邀索不已黼遂許以
遼人舊歳四十萬之外更添六州代税錢一百萬緡
又許犒賞二十萬燕山之地有數關而平州之東乃
渝關實金人之來路凡此數關葢可以限蕃漢也而
一夫守之可以當百朝廷割地若得之則燕山之境

可以保矣朝廷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後金人自平州入寇此當議割燕山不明地理之誤也北戎入燕有三關之限松亭關古北關居庸關

遼張瑴以平州來降金人陷平州得朝廷所賜瑴詔自是歸曲朝廷瑴犯諱改名覺

宣和六年金人攻陷應蔚等州八月童貫宣撫燕山金人以納張瑴為詞又借糧許之不與遂絕山後六州之

議七年十二月金人分道入寇斡里雅布自燕山犯河北尼雅滿自河東趨太原童貫自太原逃歸斡里雅布陷燕山郭藥師叛降之引兵向闕以藥師為先驅尼雅滿陷朔武代忻等州圍太原府

世之言宣和之失者曰遼不可攻金人不可通燕山不可取藥師不可任張覺不可納然皆非根本之論也葢慶歷景德之時敵勢方强故未有可乘之機至天祚失道内外俱叛實已有可取之釁則攻遼非失

策也金人固不可遽通然以方張之勢斃埀盡之敵他日必與我為鄰則通金人亦未為失策也全燕之地我太祖百計而不可得太宗百戰而不能取今也兼弱攻昧可以收漢晉之遺黎可以壯關河之大勢則燕亦在所取也郭藥師以涿易來降則以燕人守燕亦可也不知中國之見輕於戎敵久矣金人初未知中國之虛實吾之使者泛海屢至而遂為其所辱則既輕於始矣及議山後地尼雅滿猶曰南朝四面被

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如此强大自郭藥師已降之後遼人垂滅之國亦足以覆官軍觀金人告馬廣之言曰劉起慶一夕而遁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則中國之見輕於金非一事使當時不通金人不攻遼國不取燕山不任藥師不納張覺其能保金人不入寇乎葢當時之變不在外而在内不在金人而在中國小人之用事自熙寧至宣和六十年奸幸之積熟矣星犯帝座禍敗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不罷郊祀

恐碍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撤絲山恐妨行樂是小人之夷狄也童貫使遼也遼人笑曰大宋豈乏人乃使内侍奉使耶金人將敗盟朝廷遣使者以童大王為辭尼雅滿笑曰汝家更有人可使否是宦官之夷狄也敵至燕而燕降至河北而河北之軍潰至河南而河南之戍散此兵將之夷狄也置花石綱而兩浙之盜起科免夫錢而河北京南之盜起此盜賊之夷狄也自古未有内無夷狄而蒙外夷

狄之禍者景德之寇慶歴之寇所以不能為深入之謀者以内無夷狄應之也宣和之間在内之夷狄不一則金人固有所負而至耳縱使當時無夷狄之患亦必有小人宦官兵將盜賊之禍矣

修國史

元符三年蔡京復翰林承旨布力排之太后欲令了神宗史時徐勣亦與修史乃言正使久未成書由元祐紹聖史官好惡不同祖禹等祖司馬光家藏記事京兄弟

用安石日録宜盡取大臣家藏司記録考校是非陳瓘言蔡卞奪宗廟之大美以歸私史又言蔡京在先朝請滅劉摯等族所以不行者哲宗之大慮也而蔡京之修史自謂有反平之功始則為生事以復私讐今則歸過先朝自圖身利建中元年重修神宗實録初貫言安石日録紹聖史院專據此書追議刑賞遂使裕陵之美皆為新史所攘十月范致虚言乞詔實録以朱墨本進在元祐所修則於墨本上以雌黄塗之謂之墨本紹聖所修

闕

大觀四年再竄陳瓘瓘初謂安石日録盍著於鍾山懟上熱中之時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録詆誣之罪歸於蔡卞其後北歸復著四明尊堯集痛絶王氏以發揚熙寧用舍宰臣本末之緒以自明區區改過之心葢以神考為堯以皇上為舜以助舜尊堯也

修史之大弊有二一曰隱諱二曰竄易以史法律之隱諱之罪小竄易之罪大安石日録猶出於隱諱而章蔡之修史則直竄易之而已隱諱之迹雖可欺於一時而人心天理隱然於言語文字間終不能自欺至於竄易則以私筆為國史矣嘗即安石日録而考之凡安石所惑亂神宗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源者其隱微深切嘗聚此書而觀其詞鋒筆勢縱横押闔煒燁

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辨非安石之手不能書而諸公之所辨者不免有避就至謂是蔡卞接造之書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懟筆有所增加而後可為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中深謀密計雖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傳聞異辭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

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諱隱雖使元祐衆賢指陳之力争辨之口而不能有以正也何幸其徒自為失記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擴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惡而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惟可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疑忌之故反為迂曲回避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謗偽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後迹乎當建中崇寧之間了翁猶以日録為蔡

下所托其後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

大觀四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而猶有懟筆增加歸過神考之言則終不免於有回曲避就也

二程之學

大觀元年程頤卒程顥嘗謂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成就則予不得遜焉頤既沒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盛美者然嘗謂張繹

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葢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斯文可也

朱文公曰明道德性寛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旣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曾謂青苗猶可放過乃孔子之獵較而伊川之二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

所守伊川所立雖高然中人皆可跂及學者正當以此為法則庶可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傳位

上内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宫

皇太子即皇帝位

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十二

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十三

宋 呂中 撰

欽宗皇帝

靖康一年

即帝位

宣和七年十二月即皇帝位

求直言

靖康元年正月詔求直言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終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閉之說

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如泰山緩急之勢異也國家自熙豐紹聖言路之不通久矣然終不能禁絶人言也葢天下知我朝無誅戮言者之事也自黨籍之禁鉗乎其前御筆之約束乎其後人知言之未必有益而有禍風俗寖成瘖然而往往不能言矣通金人之始即降御筆天

下師臣監司不許干預違者謂之違御筆至王黼堅意取燕又以違御筆之法不足以禁天下有降旨妄議此事者必罰無赦惟宋昭一人開陳禍福遂至重竄興師之日猶有必罰無赦之文未足以杜人言也於是詔以議者斬而無一人敢言此事者矣今女直深入危亡旦夕苟有建一議獻一智者當重之如泰山而奸臣猶視之不啻如鴻毛之輕積習成矣故雖日日下求言之詔終不足以回數十年沮抑蒙蔽之

習也

學校公議

靖康元年竄逐王黼朱勔李彦皆賜死初太學生陳東等伏闕請誅六賊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彦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黼貫又結怨於金時天下皆知奸臣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上明言竄逐蔡京父子及童貫

六賊之論不發於在廷之公卿而發於太學之諸生

此忠義之所激也金人之始退師必非諸生伏闕力也而奸臣賣於金且欲誅諸生之伏闕者可謂安其危而利其菑者矣然自古奸人之誤國未必不身受其禍丁謂章惇曾布邢恕蔡卞蔡確之徒無不罹竄逐之禍況京黼之大奸者乎益小人之不利於國必不利於家不利於人必不利於己此亦可以為小人誤國者之戒

還幸

靖康元年定守城策以李綱為新征行營使初白時中請上出狩吴敏曰京城百萬生靈奈何棄之綱曰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在都城豈肯舍去萬一中道歸散陛下孰與為衛且敵騎已迫彼以捷馬疾追何以禦之

金再入寇唐恪請避敵孫覿請遷幸

當金人之入寇也人共謂車駕不當守京城使其從行幸之計可以無蒙塵之禍乎曰靖康之禍在於無

倫而不在於守與避也為靖康計者固當避敵而亦非倉卒之可避也使其早從幸閩中之謀乘敵未至則車駕行幸猶可以達否則早從上皇治兵兩京之訓集天下勤王之師京城或可以守金兵既迫而始謀避敵乘輿一出禁衛聞之而四潰矣此李綱所以不主議也

大臣輕重

靖康元年白時中罷李邦彥太宰張邦昌少宰都人呼

邦彦為浪子宰相二月李邦彦罷以張邦昌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時朝廷詔徐處仁代唐恪人皆賀獨給事中謝克家曰州郡失一良守朝廷得一憸人其後附會耿南仲乖謬有不可述者靖康之初首為宰相而因循失措置者吴敏與處仁巧奸自營廢國家隄防者恪與聶昌也處仁吴敏罷以唐恪為少宰耿南仲專主和議請罷兩相復左右僕射唐恪罷何㮚為右僕射

靖康之際使元祐諸賢尚存舉手揮之而散免胄示

之而卻矣以四海之大無一人可以係天下之望而大臣多出蔡京父子童貫梁師成王黼之門其素行已不足以信天下徐處仁唐恪聶昌何㮚孫傅亦靖康之善人徒以平日進退未嘗有以自表於流俗積為衆人之所輕金既得以無人侮中國天下亦以無人輕朝廷自太學諸生以至於軍民百姓無有不輕蔑宰相之心此靖康所以敗也李綱一人獨為衆所歸附者亦豈綱之才畧盡賢於靖康之臣亦以綱平時論

事不苟合得罪奸臣其名稍重故爾是以為中國必有重臣國無重臣則無國矣金人雖不知禮義然其入寇中國也敬韓琦之廟禮司馬光之裔重蘇軾之文如此數公負天下重望既没數十年猶足以起敵之敬況吾國實有人乎

中國無人

靖康元年遣使分督援兵癸酉斡里雅布犯京師治京城數日粗畢遂抵城下初金人取小舟濟河凡五日騎

兵方絕金人曰南朝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尼雅滿陷隆德府進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既踰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

人言都下無險可守不知隨地各有險也宣和之臣徒知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靖康之臣徒知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此金所以起無人之嘆也

朝廷用人不專人臣主謀不一

靖康元年李鄴鄭望之相繼使金求營和斡里雅布以攻

城不克遣王汭偕來索犒師金銀歸燕雲之人在漢者
割中山河間太原之地且欲宰相親王為質時李綱言
金帛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遣使則言宰相當往親王
不當往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种師道及平仲以
涇原秦鳳路至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入人境而善其歸
乎請緩給金帛禁遊騎不得遠略候歸北而殲諸河執
政皆易其言元年二月平仲宵攻敵營為敵所敗師道
又言刼寨已誤然今再遣兵攻之亦一奇也李邦彥等

畏懦不果用廢親征行營司罷李綱以謝金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人請用綱

自女直叛盟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乍否何以洶洶多變之甚也冦至之初始謀避敵以李綱所言而更為城守之計既已堅守又以李邦彦一言為卑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而為不和之謀師道方請堅守不戰以困敵未幾以姚平仲一言而為急擊之舉姚平仲既敗又以李綱种師道為誤國

而罷之諸生赴闕又以李綱种師道為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諌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敵我朝廷之議畧定曾未再閲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覿又以三邊為可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未幾復信敵使結遼舊人又以為金人藉口之資矣金兵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問以三鎮存棄之便不便金人將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金人猶未至則又令清野不施行戰者不决

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忠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其坐此也慶歷元祐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兼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朝廷無定議論

靖康元年金師退种師道請邀擊之李綱亦謂擻取誓書復三鎮軍半渡而擊之並不從綱又謂用澶淵故事

護送之李邦彦立大旗於河東北有擅出兵並依軍法

詔河北堅守命种師道援三鎮

靖康君子皆主不棄三鎮之說而金人卒叛盟然則不棄三鎮之說非歟曰靖康未始不棄三鎮特有不棄之說耳使真不棄金安能不為我患使早以三鎮與金金又能安盟約乎河東河北天下之心腹此斷不可棄也吾誠不棄固當外為棄之謀以不怒金人而陰為援之實以救三鎮此忠臣義士也今一人言

棄之便不復念軍民守國之忠一人言不棄便則下尺寸不可與人之詔而未嘗遣一人一騎為之援是其所謂不可尺寸與人者徒以激敵之勢而反以孤忠臣義士之心河東河北無一人負朝廷而朝廷之負其民多矣自古盖未嘗有數十萬不叛之民而不能守其國者河東河北之民死不忍忘君父自宣和迄於紹興殆十年寧不肯降敵祖宗淪肌浹髓至矣使其合十萬以為守誰能陷之所以不能守者特以

權輕兵寡勢孤力分迄為金人所困耳朝廷坐視其困其為棄師棄民大矣猶可謂之不棄三鎮乎尼雅滿已據太原斡里雅布已陷真定兩河咽喉已塞矣而朝廷至是猶集議存棄三關地孰便臣下尚相持棄不棄之說甚矣其痛也金人嘗謂吾使曰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大抵國家之患在於多虛文而少實效多議論而少成功安得不為敵所侮乎

金師退朝廷不為豫備之計而治不急之務

靖康元年除元祐黨籍禁追封范仲淹司馬光張商英官以楊時兼國子祭酒置詳議司以徐處仁吳敏李綱三人領其事又擇檢討分六房期以半年去一切之政群臣以為與熙寧條例司崇寧講議司相似處仁謂條例司欲變祖宗法欲制禮作樂以文太平欲令破觚斲雕以濟艱難尋又罷詳議司詔吏部考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彦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與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陜河

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膳之功後兆書藝局文字庫等費一䟽奪之尋詔罷左正言程璃争之不聽楊時請罷安石享配孔子

六年下戒厲詔先是諫議馮澥言有公論有中道公論天下所同而中道萬世不易祖宗之法與元豐之法擇其可者行之諸經古注與安石新議擇其善者而從之何必此之是彼之非詔榜朝堂御史李光駁之不聽又正言崔鶠奏馮澥乃熈豐人才之一也自紹述一道德

而天下一於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才乏矣紹述開邊而胡塵犯闕矣此用熙豐人之才也於是降詔

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人禁

自二月金人退師至十一月金人復入寇凡十閱月宜上下協力以救旦夕危亡之急而朝方爭結立黨與諫臺方追論前事士大夫爭法之新舊稱黨之邪正鼓為烈焰張洪波而已夫敵之退師非吾德以感

之特以孤軍深入未必勝恐為勤王之師所乘耳故退以誤我使吾志怠而師散然後彼可以得志而一退之後吾之上下相與稱慶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師於關陜勤王之師盡歸諸道宰執臺諫之論其號則不棄三鎮其實則不救三鎮也其辭則以為內修政事自可却敵人而其實則徒藉口以治不急之務也國家待敵大抵急則謀之緩則忘之豈獨靖康哉

大臣文天變

靖康元年彗出東北拂帝座掃文昌大臣謂此乃夷狄將衰

國之將興必有休祥將傾必有妖孽所謂休祥非天地之善端也人謀合乎天心順乎四時其為祥莫大焉所謂妖孽者非必災異之沓至也人謀反乎常理其為妖莫甚焉彗出東北未定為妖大臣謂此乃夷狄將衰此正妖之大者也

小人以和誤國

靖康元年耿南仲唐恪主和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進兵徐處仁吳敏罷時耿南仲專主和議請遜兩相詔止援兵時張叔夜錢葢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欲議和止兩道

宣和之時奸臣以為得燕拓北書功進爵乃其身一時之大利女直叛盟在於異日尚可偷其身之不及見也當其欲生事也固知民之必禍國之必危以為苟勝而有功固不計他日之害不任他日之責也此

生事者偷其身之不及見也奸人之求為無事則可以偷旦夕之安而屈社稷辱國家垂醜千古者亦為之豈不知盟之必敗國之必困吾茍幸安無事則他日之用兵他日圖之他人之憂固吾不必憂其憂也此又主和者偷其身之不及見也故誤宣和者小人之甿誤靖康者小人之積習也戎敵已入中國小人不復有功之可邀而惟幸和之可成故其謀則有和而已敗國則有降而已遇敗則有走而已前日之開

邊釁者則今求和之人而今日之求和者則他日之降敵賣國者也此小人以和誤國尤甚於女直之以和誤宋也

南陷太原

靖康元年尼雅滿陷太原凡二百六十日固守不下至是始破

國初削平僭偽河東獨後亡葢亦太原前後關扼其勢然也靖康河東之陷靖康之未能守也以靖康之

外無備內無人當金人之冦疆小入則小陷大入則大陷而太原以至危之孤城無蚍蜉蟻子之援羸兵饑民尚二百五十餘日而後陷非河東險固可守之謂乎金人之始至代州慮其難取嚴備器甲以為必有數戰童貫既去而冦至太原並無一人一騎為禦者此河東之始陷非金人之能克也尼雅滿雖善戰至於圍太原則以瑣城困之春夏之後復往避暑而姚古擁重兵於河東初不知尼雅滿之已歸此太原之圍非

金之能克也种師道一敗榆次姚古復潰盤陀解潛又敗於南關張灝繼敗於天水四敗之餘太原垂急此太原之陷非金之能克也河北之陷人以為河北無兵以守之也若以河東言之援兵非不多良將非不用而竟不能救太原者何哉朝廷威令不嚴將帥紀律不一大臣之議論不和此靖康之三敗也

金人犯京師

靖康元年十一月乙酉斡里雅布犯京師時有砲五百餘

座皆為賊用兵部則曰屬樞密院樞密院則曰屬軍器監或謂駕部當收駕部則曰庫部當收張叔夜帥師入衛諸道兵無一至者尼雅滿犯京師丙辰京城失守先是有卒郭京者能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初何㮚率都民欲巷戰聞者爭奮敵曰是欲兵不下遂偽倡和議則割地而已金人自攻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唐恪遂墮其計何㮚孫傅以為地不可割金人志不在割地朝廷由是任之城破乃反

傾意講和夫不信於造謀之始乃反信於破城之後幸天下之安致乘輿播遷由惑於講好而戰守不固也金帥請上皇相見上曰朕自當往上至自青城括金銀遣使如兩河割地二年正月上如青城二月太上帝后如青城范瓊逼上皇出宮時漢圖籍印板敵却安石經義印板曰此宋氏亡國之書也敵廹上易服李若水死之金人曰大遼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劉韐死於金營初欲用為尚書僕射韐手書片紙于其子曰忠

臣不事二君此予之所以必死也三月金立張邦昌邦昌僭號楚丁巳太上皇北狩四月庚申上北狩

癸亥元祐皇后復居延福宫

庚午垂簾聽政邦昌僭位至是三十三日

靖康之禍視石晉亦無以異然契丹之入中國而三敗契丹極力以攻之而晉人亦極力以禦之晉之力雖疲而契丹亦斃矣觀澶州之戰虜乘風縱火以廹之而晉軍饑渴之餘乃大呼而求戰倘使於靖康時

則望之而走矣若非杜威之降虜晉未亡也契丹之敗晉以百戰之力而靖康之取兩河再渡河再迫京師未聞有一戰之勞皆小人之庸妄始終實悞之也其始開釁以招禍其後也又必欲速和以免禍靖康之賣國降敵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開釁之人也宣和開釁即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履霜堅氷至其來有漸矣

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十三